

弘道錄

信

父子之信

唐書太宗文武大聖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母曰太穆皇后竇氏隋開皇十八年十二

俠五

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年始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貴人也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因採其言命之名曰世民云

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

有名世者自漢高至唐五百餘年矣中更晉宋齊梁陳篡弒者六七作朝廷無百年之運四海有瓜分之擾至隋甫能一之然亦以篡始必以篡終皇矣之鑒欲致者屢矣此濟世安民之言確然可信不必徵諸

異人而實本於理數也

貞觀十七年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褚遂良定策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時有飛雉十數集宮中太宗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晉文公時有俛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雉鳴南陽依

俠五

子曰得雉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雉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雉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雉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授太子賓客

錄曰良豈不知晉王之小字哉飛雉之集太子之瑞也晉王名治小字雉奴顧謂告秦明德迂矣於此天與之信不待諄諄然命之也

天后時睿宗為皇嗣公卿希復得見太常工人安金藏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醫內腸禱桑楮紼之閱夕而

俠五

二

蘇乃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之以為弗及也景雲時玄宗屬其事於史官詔鏡其名於太華二山碑以為榮卒配饗睿宗廟庭

錄曰安金藏雷海清皆工人也或能伸父子之大信於酷焰炎灼之時或能抱君臣之至痛於凶虐滔天之日視死如歸乃其素耳顧乃絕而復蘇裂而復續至名鑄秦華勞配闕廷古今以來罕所聞也

宋史太祖姓趙氏名匡胤父名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母杜氏生祖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太祖之生自後唐明宗登極之年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

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明年丁亥實始應期而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

錄曰按五代史云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

俠五

三

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嗚呼至此極矣天故篤生宋祖以定萬世父子君臣之分而其降生之異受命之符蓋不期然而然者豈不較然為可信哉

先是周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
題云檢點作天子及陳橋之變遣楚昭輔
沐慰安家人報曰檢點已作天子杜太后聞
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錄曰人因太后此言遂病太祖陰蓄不臣

之志豈其然哉蓋點檢之言中外聞之已
久后至是始信其然耳非若唐太宗之時
太祖不得已而曰今日破家亡軀由汝化
家為國亦由汝是故觀杜后之言有據而
喜詳唐祖之意有挾而懼

及太后疾亟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
太祖嗚噓不能對太后固問之曰臣所以得
天下皆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
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
百歲後當傳位汝弟光義光美以至德昭國
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預肯曰敢不如教
就命於榻前為約誓書之藏於金匱命謹密
官人掌之

錄曰后之一言遂貽兩世太平之福苟唐
之初年而有此誓何至喋血禁庭乎惜乎

鄙夫以其患得患失之心而害萬世大公
至正之論遂使光美德昭之言不注于信
史而叢於小說故錄亦削趙普以謂君子
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英宗初即位皇太后同聽政兩宮有違言傳

依五

四

竟俞頗聞內侍任守忠等共為諛間乃上疏
曰天下之可信者莫大於以天下與人亦莫
大於受天下於人朝廷今日無他惟誅竄諛
人則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矣於是遂逐守
忠等而太后還政惟然母子如初

錄曰韓之言危當時人皆知之傳之言密
一時或不知之蓋以違言出於諛間諛間
由於猜疑猜疑遂生不信始於較毫釐之
小節終於棄莫大之至恩其或不然亦往
往能碎千金之璧不能釋破釜之疑苟非

金玉之君子其能言而必信乎觀者詳之
孫傳為人篤信守法嘗對上言祖宗法惠民
熙寧法惠國崇觀以來法惠姦時為確論後
欽宗詣金營以侍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金
人復索太子傳留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以

狀類太子者殺之以其首併送虜營曰官者
欲竊太子投軍前都人爭而殺之誤傷太子
因以兵討定其亂者以獻苟尚不已繼之以
死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傅拊膺太慟曰吾
太子傳義當同死虜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

依五

五

行時方寓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
來吾已分死國以全吾信汝來何益揮使亟
去子亦泣曰大人信以狗國免復何言遂以
留守付王時雍而去

錄曰下宮之難死者衆矣而卒能存孤者

庸代之也幸而康王猶在苟天不憖遺宋
其不祀乎然而無肯承其事者天厭奸邪
已極若使除舊布新以啓藝祖之傳柞而
後紹述之踪始滅紹述之踪滅而患姦之
政亦熄矣

高宗母章氏位賢妃從上皇北遷建炎初逃
尊為宣和皇后後加尊為皇太后帝嘗泣諭
輔臣曰太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寧虞朕有
天下而養不及親宜立誓信明言歸我太后
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兵適金遣蕭殺來

議和帝又語之曰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其未也雖有誓約徒為虛文及命何鑄曾勛報謝復召至內殿諭之曰朕非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

有所感動鑄等至金國再三懇請金主始允錄曰帝之本心於是畢露矣乃責之以迎還二聖恢復中原千言萬語不過一長說耳何者愛博一也得失二也利害三也是三者根於其心人莫得而移之也人但見

父今生我而莫知三十一人之衆則與一子一母者孰親且以貌類將種失其煦煦之恩則與膚體相連者孰切苟父兄如在不過一王爵而已其與父天母地握乾履坤臣妾億兆指揮萬衆者孰得京師已復

不過一南面而已其與笑傲湖山忘情險阻南人自南北人自北者孰利雖至親如敵體不以為念何者母一而已人皆后也此帝之本心如鑑之明故其信誓如日之皎夫安得而奪之哉是以君子貴於擴充

四端莫使其一有所蔽而繼之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妻子斯言直似為帝而設乃知聖賢預已定之於前豈後人千言萬語所能彷彿哉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泣謂高宗曰吾

老矣切有所懷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毋儀古今未有其比昔者姦臣肆為謗誣建炎初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先后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高宗悚然乃詔重脩

錄曰宣仁之知隆祐如歲寒松柏遇變而莫能改也隆祐之便宣仁如大冬嚴雪見現而莫能留也有如是之婦而不負如是之姑此天所勸遺一老婢守我王者也嗚呼生稱女中堯舜沒為被謗宣仁京與悖

之罪可勝誅哉朱墨之史惜乎晚矣范氏自鎮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榮慕元祐中祖禹脩神宗實錄大書王安石之過安石媚蔡卞惡之坐謫死嶺表至是高宗亟詔重脩神哲兩朝實錄乃召祖禹之子冲為

宗正少卿兼直史館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冲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皆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矣先是宣仁

太后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莫敢發祖禹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

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此輩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后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

辯折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惡則怡然無事矣又曰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外表

之情如此中國之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為陛下立太平之基願陛下恭已以俟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了然於聖心矣章累上不報至是始信其言云

錄曰愚觀宋史之史不獨宣仁之幸抑亦

快五

范氏之幸也其父以實錄詆誣連貶而死其子乃辯正所詆別白而書使一時之事如日之閉於重陰而復光也一家之中猶稿之噓於煨燼而復藝也此可見天理人心至足憑信而是非邪正真莫能移未定

者一時昭著者萬世人豈可甘心一時而忽棄萬世乎

陳瓘為左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曾布使客諭以將即真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

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但郊恩不遠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省布布大怒遂除名竄秦州正彙在杭復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乃執送京師下

開封獄併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宜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以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

快五

九

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蒞鞫聞其辭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又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至是宰相命凶人石械執瓘

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言邪械始告曰朝廷令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

幾何乃亦不畏公議耶械始慚退

錄曰充之所脩南與北異代也瓘之所著京與下同時也然則國史可改而人心不可改廟堂可略而草野不可略一時之凶威可畏而萬世之公論難泯君子之所可

信者惟此而已若乃父信其子令投書以決其去子信其父願得書以正其奸寧舍郊恩而不忍違其父寧坐誣罔而不忍誣其子斯固人情之至而實邦家之光也如是而紀人無愧也已

趙鼎自潮徙置吉陽軍子汾力已侍行公不許曰紹聖初呂大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從既至慶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死何足恤汝幼何罪欲俱死瘴鄉耶我不若先死令汝護喪歸則

吾猶有後也遂縱飲而死吾不令汝侍行亦呂之意及至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會降旨本軍月具存亡申者至是乃復呼其子至曰檜必欲死我不爾禍及一家自書墓誌并除拜年月仍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

快五

十

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汾護喪歸守臣章傑知平時中外士大夫與公簡牘往來今適會葬必携酒釀可為奇貨亟遣下縣兵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縣尉翁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盡焚篋中書及方

刀之屬比官兵至無所得槍之憾猶未已諷
御史徐嘉論汾與宗室知泉州令矜飲別厚
贖必有姦謀詔送大理獄使汾自詎與張浚
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
槍病不能書獲釋并與子之言無不信云

錄曰愚觀趙忠簡焄末之言果可信乎孟
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則塞乎天地之間天地尚可塞山河獨不
可壯乎惜乎不能順受其正也死人之大
命也縲紲桎梏與夫巖墻溝瀆顧吾審處

之何如耳苟得其正則雖縲紲不為罪桎
梏不為辱不得其正則與巖墻溝瀆相等
胡為乎而以不食死也家外物易得也身
在已難得也與其顧吾之一家寧惜吾之
一身槍雖凶焰可畏而吾身在有餘安知

不如童僕之捕令矜之獄乎抑微仲與鼎
懔懔顧息其子曾不若田畫之責鄒浩豈
其老而戒得乎不然縱飲之與不汗非嶺
海之外能生死人也
御製文集洪武十一年命江陰侯吳良督工

新造皇堂時

太祖皇帝以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
恐不足以傳信特自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
見之庶無疑惑其辭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
農業艱辛朝夕徬徨俄爾天災流行眷屬罹

殃

皇考終於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亡
魂悠悠而無有志若魄而快佯身如蓬逐風
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一浮雲乎三載年方
二十而疆時乃長淮盜起民生攘攘已而仍
復業於皇任方三載而雄者跳梁初起汝穎
次及鳳陽之南廂予脫旅隊馭馬控韁出遊
南土氣舒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業是匡不
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渡清流成
守滁陽思親鞠舊終日慷慨群稚並驅飲食

不遑暫戍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熟禮儀是
尚遂定建業四守關防殲兵秣馬靜看頽顏
親征荆楚將平湖湘三苗盡服廣海入疆命
大將軍東平乎吳越齊魯擢乎旌幢西有乎
伊洛嶠函地險河湟入胡都而市不易肆虎

臣露鋒刃而燦若星鉞已而長驅乎井徑河

山之內外民庶咸仰關中即定市巷笙簧玄
苑樂浪以歸版籍南藩十有三國而來王倚
金陵而定鼎託虎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而
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鑿接乎銀漢欲厚陵

之微

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藏於是祀事
之禮已定每精潔乎絜嘗惟劬勞罔極之恩
難報勒石銘於 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願
時時而來饗
錄曰臣伏讀

聖祖皇陵之詞非但直述艱難明昌運乃有
深意存乎其間不可以不察也夫 皇堂
之秀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今且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雖極其改作何所不可哉而
不知智者明於將然不若驗於已然地道

雖悠遠而難知人事則易見也親體雖幽
微而難測事業則可知也 皇堂未葬之
先江北一布衣而已故 睿筆所書不啻
其如彼也 皇堂已葬之後淮泗一真龍
也故神功所就不啻其若此也可不求其

故我夫謀而後獲必求而可得此人也非天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此天也非人也太王之遷岐三世而有天下君子尚以為王跡所由矧於身歿之後耶且地道以靜為本親體以安為大龍氣之潛藏不

俠五

三

在乎小與太也福德之聚會不在乎遠與近也使於此而距人之謀違天之道固知人君雖有造命之本地道終鮮安靜之福子心雖極尊崇之意親體不免震動之虞以此而方彼孰得而孰失哉此

○聖祖言雖直筆意實悠遠萬世 聖子神孫

所當崇信而勿失也

名臣錄倪尚書岳歷官兩京四部至太子少保又文僖公謙亦官南京禮部尚書母夫人姚氏初文僖公奉命代祀北嶽姚夫人夜夢

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公以為嶽神所感也因名曰岳及長體貌豐碩目光炯炯望之真若神人父子並為學士謚為文所著青谿叢書薦藁既殆強索筆書平生公正無偏私教

語竟不及家事此其人存歿信乎非群生旅喪者比也

韓尚書文上世出相州宋朝魏公之裔至公生時母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路公與爾因以文名後歷官至太子太保嘉靖初

賜

勅褒問有曰比因權姦之竊柄痛惟朝政之紛更乃能守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闕此乎山岳之難搖甘奇禍以忘家凜爾冰霜之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康起

○文彥博於九表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彰時人莫不以為可信云錄曰二公之事理之所有乃天生一代偉人不偶然者錄之

俠五

古

弘道錄卷

弘道錄

信

俠六

夫婦之信

堯典曰我其試我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錄曰愚觀堯之試舜不獨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勉焉者朝著之上也忽焉者衽席之間也是故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者衆人之常也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迓於家邦者聖人之獨也然必如之何而後謂之刑我必相敬如賓而禮義生也必尊卑有

俠六

一

序而上下和也必剛柔不紊而妬忌遠也必動靜不違而內外洽也此玄德升聞即莫見莫顯之實而溫恭允塞迺戒謹恐懼之微孰謂重華之治不自慎獨中來耶不然何以曰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詩南國彼文王之化女子有能以貞信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汙者自述已志作詩以絕其人曰厭浥行露宜不夙夜畏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